

復辟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

說纂二十一九雜纂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群臣患之十
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
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
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
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
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

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
曰若皆 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
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卽日維禎
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
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立無他
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
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 聖躬不寧五日
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 皇儲未

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
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橐
於 朝集文武群臣石亨張輓張軏于謙
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
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笑
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
出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
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

節難准部院科道皆勃勃憂慮瑄與同官
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幾
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
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
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
報知僉名瑄與璉英不勝忻忭約曰 上
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
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

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畧曰天下
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

憲宗御名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
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
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
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
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

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
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
呼噪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鳴鐘鼓 上皇
御極矣於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
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
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
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
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伍有

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
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
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
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 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
腹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
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
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

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
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
每許亨及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
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言耳石曹二
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
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
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
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 國史瑄詢史

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爲目見故謹錄於斯
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江
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
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
東宮其事漸泄旣而 景泰疾亟太監興
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
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

亦知之贇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既退不可再贇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贇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

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

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

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

之好還也

李贄天
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

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之知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

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
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
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
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
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
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
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

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
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
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
有貞 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
徃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百官
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
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

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
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
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蘇材
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
武群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
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
立茂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

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會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
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
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
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
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
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
重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

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轉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

已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

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見陳循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

拿于謙王文第二拿項文曜聞父喪未起

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拿陳循蕭

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丁澄沈敬

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

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

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

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功在宗社可特進封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軫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輓

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如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搆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景皇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爲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

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鎡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復位這厮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爲民了論這厮每圖危 宗社的

情理窮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勿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

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跡年富馬瑾馬昂韓福藥惲程南雲蔡翼嚴憎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

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第第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第第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水東日記壬申易儲之詔旣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及也旣歸田里又屢

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竝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同上

天順初 上以郟王薨欲令汪妃狗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

無依尤可矜閔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
第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
一日 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
舊府何如贊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
可闕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
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
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

攪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
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
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家小人勿
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橐畱閣中
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
徐有貞旣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

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
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
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
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 駕爲
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
亨封忠國公軫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
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

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
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邪固蔽太
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
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
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
勢焰莫不寒心敢怨而不敢言亨姪彪頗
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
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

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

誠爲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天順日錄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

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
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
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
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
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贖曰不可戶部奏
請得 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
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贖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慰安人心不

究其餘 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天順
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贖曰

如何贖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

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

其首領尤見恩義 上曰然卽從之

天順
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

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

言者三集
六
六
六
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
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
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
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
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
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
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
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

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
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
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
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
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
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
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
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

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逯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酒謀叛旣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

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
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
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
家第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焉
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
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

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
初二日早辭 朝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
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鏜等先覺二鼓時卽
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
衣衛指揮逮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
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
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
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

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

復位逮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卽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

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解之忽
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
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
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
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卽進本
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
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
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

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叛逆天地鬼神所不
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旣開此賊擁入縱
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
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天順
日錄

吉祥初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
有功與政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
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
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

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
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
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
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翱竝之意謙嘗薦
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啻之嗾給事
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
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
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

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
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
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
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轍觀此則有貞害
謙之事謂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
曜黨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
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引用旣而
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

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為吉祥亨所引用
而慮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
亨每來閣議事則欲以己意令內閣行之
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與弼賢乃
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
親厚可見矣

雙溪雜記

復辟錄

終

